

## 結論

回首當初，創作從原本充滿好奇與實驗衝動的情慾流洩，逐漸轉化為探索自身的修業與鍛鍊，筆者深深體會到，藝術創作經常是從困頓中淬鍊而成，「逸樂境」有時是疑問，「逸樂境」有時是過程，「逸樂境」有時是結果。筆者曾經以為「逸樂境」是個人永遠的創作方向，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裏，將每個當下的生命體驗透過專業的、精準的、創新的美術形式，傳達出個人體會的「感知之境」與「感情之境」，就如完成階段性使命一樣的輕安、自在。

在完成現階段的「逸樂境」創作後，回想每一件作品如小豆芽一樣，慢慢從筆者的思緒情感裏冒出，到具體呈現，筆者的心靈得以被轉化、安撫，佛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，1856-1939）說：「藝術作品既是病症，也是治療。」<sup>47</sup>，因為如此，筆者更加珍惜創作，它將筆者衝動激昂的情緒撫平，將自我頑劣孤僻的性格馴化，在這樣的過程中，「逸樂境」轉化成突破生命困境的動能。

然而，每件不同作品的思緒情懷中，《境地》卻讓筆者感到驚訝，原因在於它的構思、理念、技法表達很純粹，似乎都在「單純」的過程完成，它被放置在「逸樂境」最後一件作品，像是在潔淨「逸樂境」中「感情之境」的過於濃郁，以及溫潤「逸樂境」中「感知之境」的衝突對立。

杜忠誥教授在「書法藝術學」的課程<sup>48</sup>中介紹了「藝術家的三個層次境界」，他認為藝術家普遍經歷過「匠人」、「詩人」與「哲人」三個境界層次。「匠人」階段必須老實、忍辱吃苦地從傳統中學習表現的技巧方法，是處於「為學日益」的加法階段，不斷充實藝術表現的技藝，並轉化成自我技法而「不被法縛」，進而成全「詩人」角色。「詩人」階段具備了「匠人」功夫後，依「性」而發，在藝術成品裏見其才思修為與風格特色。到了「哲人」階段，則是沉澱涵養個人心靈生命，依「悟」而「為道日損」的放下牽絆，在作品中朗顯真我，揚棄假我，

<sup>47</sup> 劉千美，《藝術與美感》台北市：台灣書店，2000，p.225。

<sup>48</sup> 杜忠誥教授的「書法藝術學」的課程是筆者研三下學期的選修課程，杜教授在3月7日介紹了「藝術家的三個層次境界」。

進而提升生命境界。

按照這樣的觀點來看，或許「逸樂境」的創作階段還遊走在「匠人」、「詩人」的境界層次階段，尚且著重技法與形式理念的表現，要再更深化藝術層次，則必須更「直觀」、「凝視」個人的激昂思緒，而更加「沉澱」、「洗淨」多餘的雜質而去蕪存菁。但也因為這樣，筆者更加肯定「逸樂境」，因為藝術的發展是連續性的，不可能毫無緣由的出現或消失，個人的創作必有其形成的根源與延續。

「逸樂境」不是創作的終點，有了「逸樂境」的追尋，才有《境地》的誕生，《境地》像一個小小的轉化，像是一個神奇的樞紐，但對筆者而言，它點出了「逸樂境」的「淨化」，指引出「逸樂境」的「簡樸」方向，或許下一階段的創作，將會是「逸樂「淨」的開始。